

山西平定州志

3
3150/1438.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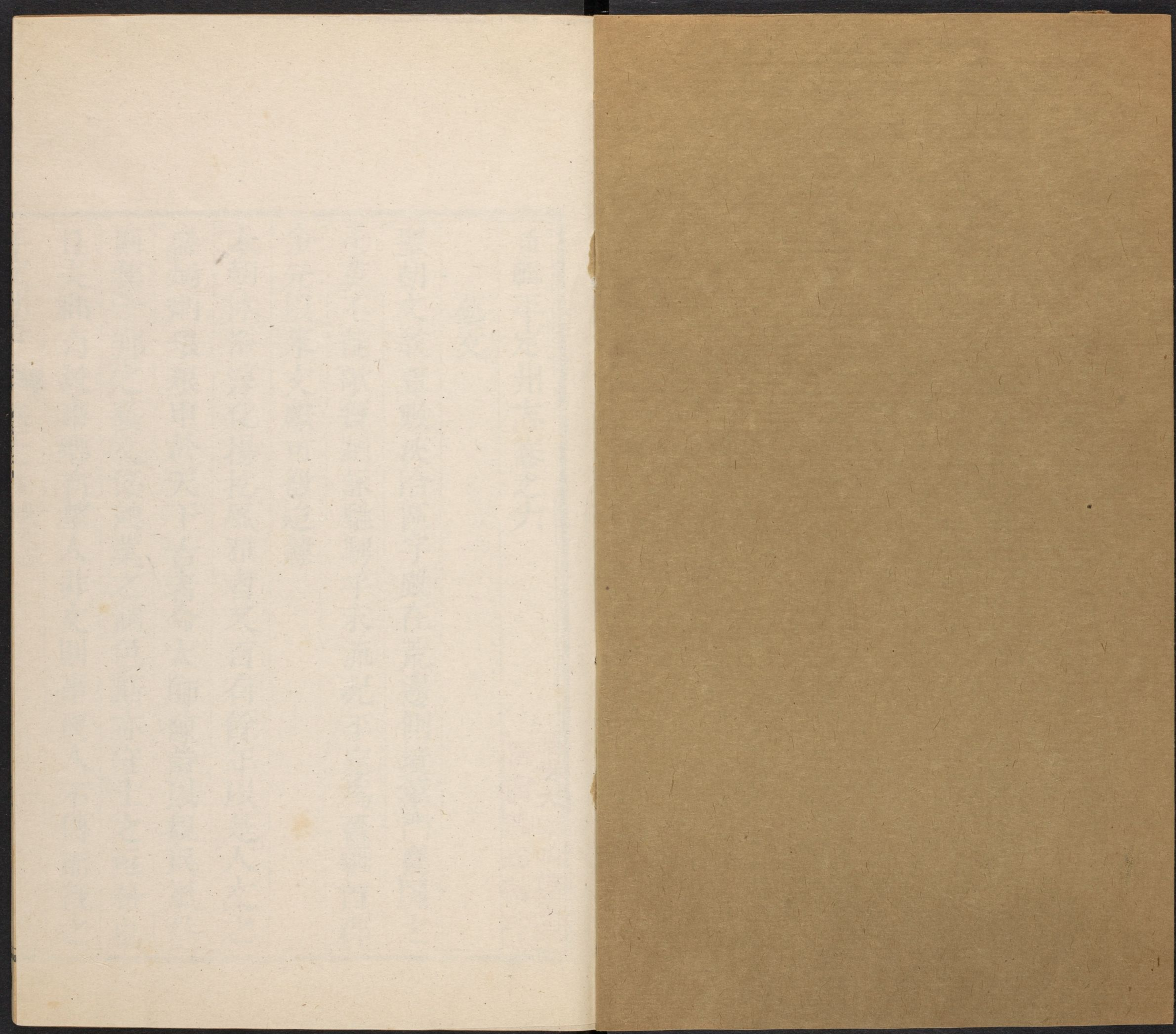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N 25 1936

Gift of

East Asiatic Society

6



重輯平定州志卷之六

藝文

聖朝文教覃敷浹洽區宇雖在荒邊側境篳門甕牖之士莫不能歌舞蹈詠馳騁乎末流况平定爲晉疆首郡金元以來文獻可徵迨隸

本朝沐浴淳化揚扈風雅者又百有餘年以是人文之盛炳炳琅琅甲於天下古者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然則集一邦之藝文侈鴻業之潤色斯亦守土之亟務也且夫郡有故事鄉有望人非文則事與人不傳而後之



入境問俗者將無所考信若夫名流勝引或爲地著或爲寓賢儲與乎浮化之顛聊浪乎翠蛟之潭流連景物作爲聲詩尤所以壽一境之山水於不朽者也蒐蘿者其敢遺諸志藝文

御製

聖祖仁皇帝西巡詩

康熙四十二年十月十七日

過固關入山西境

鳥道入雲中風光塞漠同人依險地立城自越山叢俗
樸觀民舍才多壯士雄芹泉連冀北回首指青驄

過平定州

勞農豈憚元英節寒景風沙透體來自有鵲山無覓處
目前惟見凍雲廻

重修靈源公廟碑

元韓粹中

周威烈王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先是時
 三家滅智伯剖分晉國或傳公即晉族也憤宗社之亡
 奔走抑鬱客死於廣陽之嘉山冥通異感不隨死而亡
 傳曰深山大澤必生龍蛇名山大川神其主之若夫雲
 煙夕暝風雨晝晦恍惚之間君蒿悽愴如或見之水旱
 災患神實司焉蓋有利乎民也因立祠歲時致祭然未
 知起自何代由秦漢及唐史逸其事方冊無聞周世宗
 宋仁宗顯德永和之間始以侯稱宣和中用太守張穎

之請加封靈源公行祠有碑已紀其本末矣今撫其實而書之公以忠直純一之德禦災捍患澤被羣生雨暘調而民不飢扎瘥消而民不折神之佑民也民之祀神也禱應昭答理固宜矣然公之廟貌歷歲滋久猛風斜雨漬漸摧毀大德甲辰夏四月己丑奉直大夫楊公來知是州治政之暇偶至祠下遲回瞻顧嗟惜悼嘆慨然有修復之志詢於廉訪僉事聶侯洎郡人王嗣等衆諾一詞若合符節即日鳩工庀材一方之民間者奔走而助其役曾未半期而成殿宇深靜儀門宏敞山廳覽秀藻甃分流砌石橋以便往來修井亭而覆靈跡輝金鸞碧咸與一新延祐紀元冬十月浹辰州人田思讓蕭玉輩屬辭於余曰廟例有碑而此獨無之使成功者泯沒而無聞焉是爲缺典再辭而來愈勤余因爲銘以歸之銘曰神監之明秋月之盈神斷之清涇水之平惟清與明物無逃形容善折惡若執權衡介爾景福梏爾天刑神之歆之靡愛斯牲民之祀之必薦吾誠故曰上天之載無臭無聲

重修豐濟王廟碑

元 呂思誠

載無臭無聲

藻甃分流砌石橋以便往來修井亭而覆靈跡輝金鸞碧咸與一新延祐紀元冬十月浹辰州人田思讓蕭玉輩屬辭於余曰廟例有碑而此獨無之使成功者泯沒而無聞焉是爲缺典再辭而來愈勤余因爲銘以歸之銘曰神監之明秋月之盈神斷之清涇水之平惟清與明物無逃形容善折惡若執權衡介爾景福梏爾天刑神之歆之靡愛斯牲民之祀之必薦吾誠故曰上天之

去平定州城三十里有里曰賽魚南臨桃水有獅子山以形似名之山多松栢檜檜山之巔有崖直下數百仞其旁有穴深若井名曰石甕上有覆石如蓋天或旱暘祈請者側立以杖挑甕端之石蓋遂霖雨雨既沾足隨置石蓋如故否則風從甕生拔木偃禾在宋皇祐間有記載諸會典與嘉山蒲臺神同時封表夫山川紀綱有係一國有係天下有係一州一縣一鄉一里者蓋封表有小大而利澤遠近亦隨之天地之大覆載之廣運祚之流將特達峻極嶽鎮海瀆名山大川形而神之古今

通祀譬猶國家設官分職品職之崇卑責任之輕重恩威宣暢神化敷洽故修於此者深則感於彼者至雖一社之長十人之甲五家之隣亦如之嗚呼知天者可以知人知人者而後可以知天也里之儒李思恭君子也自上世以來為西鄉巨家推其有以及其無自親而疏由近而遠莫不及其分量因前歲之旱禱於神而應之乃復其舊祠請記於思誠曰我倡之人助之祠已新矣公盍為我記之思誠曰此山川之舊也神之靈驗本人之誠否也君誠信人也是以應之祠既復矣神之降福

當無紀極子亦述其故事而已請為迎送神曲二章俾
 歲祀之時與旱暘之禱歌以樂神詞曰山之高兮崇崇
 石巖巖兮水溶溶旁有穴兮虛其中深如窶兮若有所
 容上有覆石兮方舉雲曳雨兮雷翻風神之來兮不來
 使我心兮忡忡雜肴蔬兮薦芳醲神之來兮歲自豐右
 神之來兮無蹤神之去兮何從天有雲兮山有松歌
 且舞兮伐鼓擊鐘子胥樂兮莫知所終右送神

重修靈瞻王廟碑

元呂思誠

陰陽開闢元氣變化宜精於天成形於地結而為山嶽

泄而為川瀆山川之作蓋與天地並矣故能出其雲雨
 育乎萬物平定郡城之西二十五里有山曰獅子山經
 所謂以形似而名之者也山之麓有石臺焉巍巍峩峩
 傑出羣石若巨人之冠帽然菖蒲生其上南望黑水十
 里而近北顧石窶五里而遙蓋連亘之一山也宋世歲
 旱鄉邑之民在在處處祝禱無應時有童子六七十人芻
 牧於石臺之傍因致瓶於蒲下以禱為嬉見蒲之芒有
 露凝結若綴旒然墜而入於瓶或晞而竭或潮而盈瓶
 既溢矣卽有雲物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霽

霖霑足徧乎境內自茲而後時值恒暘里人相率因倣
彼童子置瓶於蒲下而禱焉屢獲其應敏於影響由是
大建祠宇於石臺之下名之曰蒲臺神廟而奉祀之宋
崇寧三年賜額曰靈贍與黑水石甕二神同時得號黑
水廟曰普澤石甕廟曰豐濟皆用部刺史西染院使高
權之請也觀其感應之迹始見於童子之戲終救乎驕
陽之災蓋靈氣之所宅雲雨之邱墟必有造物者尸之
矣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豈不然乎或曰在晉則有言
於魏榆者在漢則有鳴於冀南者彼固爲異事已書之

史傳矣若夫山川通氣礎潤雲生此陰陽交感之常自
然而然者也又何足誌歟應之曰噫是不足以與語至
而言極者也且彼或言或鳴者徒能爲白祥於當世安
能隨禱輒應潤物濟時而若是者乎又豈可同年而語
哉廟屬陽泉里里中大姓范宇好事君子也一日率衆
來叩子門而告之曰蒲臺神之事雖載於晉陽方志之
書傳於士父老之口猶踈畧訛舛惧其歷年寤遠載書
旣畧則傳者愈訛敢請於子詳而誌之將刻之於石立
之於廟傳之於無窮不亦可乎子義不得辭故詳其語

以告後之人乃作碑而銘之銘曰天作高山爲鎮一方
以助造物尸其雨暘爰在昔歲亢陽爲沴鄉邑之民舞
雩以祭童子何知以禱爲嬉蒲芒有露如旒之垂自入
於瓶或潮而溢卽有雲物觸石而出以降膏雨以蘇旱
苗屢應其禱曾不崇朝一勺之水瘡寸千里功被於人
血食於此漢鳴於冀晉言魏榆彼時無異彼跡實殊徒
爲白祥徒濫民聽安能濟時隨禱輒應膏我百谷惠我
生民聖不可知斯謂之神故詳其言以告於後碑而銘
之以記不朽

湧泉亭晉公子廟碑

明 郭紘

平定州望嘉山有晉公子廟載在祀典有司歲時將命
祭之湧泉亭亦有晉公子廟然不在祀典而其神則一
也嘉靖乙酉郡守河間李侯銳懼其廟圯廢無以妥神
乃與民修葺之始考郡乘及石志多不載其事惟曰嘉
山晉公子廟旣訖工使人以禮來問之曰是何神也且
乞爲碑其事郭紘曰余讀春秋左氏晉語及太史公世
家言知晉之故詳矣晉公子其申生乎在昔魯僖之際
晉獻公以女戎殺其世子史蘇謂懼民國以移心而人

有以不厭矣東山之役臯落氏實出郡地稷桑之戰是
公子起百姓以爲百姓也况之乎公子之死人有以不
厭邪杜原欸之死之訓以爲死必遺愛而公子之死死
民之思也然郡之有廟固然今夫祀乃曰望而僭於藪
澤之神夫神不歆非類以百姓而旅望神誰歆之雖謂
之公子可也使公子之死去情反讒而不獲令名以終
百姓雖祀淫而謂之藪澤之神可也茲民之仰公子如
日焉旣不僭以淫余何以不謂之公子或曰謂之申生
誠然矣春秋曰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此何以公子稱曰

周有天王凡諸侯有子請而立之義也晉侯於李克曰
立太子之道三子無謀吾父子之間若亦未告而立也
未告而立而又殺之晉侯之罪大矣故世世也太代也
俱曰公子可也雖然余重有以悲之也晉語謂申生甚
好仁而彊甚寬惠而慈於民皆有以行之申生亦自曰
受命不遷爲敬敬順而安爲孝又曰爲人臣子者患不
勤不患無祿患不從不患無名余讀此未嘗不流涕也
嗟夫先王制國疆理惇本茂族必先自家而國以晉侯
之獻申生之仁而可以後晉無亂爲女戎之故而使其

子委曲心度不能自明以死其何以爲國君子有以知
晉之不終也前史云旣驪姬不克晉正於秦五立而後
平其公族微矣而余重有以悲之也雖然申生之死多
故矣而隱莫甚於優人施而曰申生也小心精潔而志
重精潔則易辱重債則可疾又曰甚精必愚精爲易辱
愚不知避難卒以之遷重而死嗟夫辱之近行精爲易
辱豈獨古人爲然余於此重有以悲之也乃儼楚辭一
首刻之以享公子君子讀之必不以爲復業而作者其
辭曰秋菊兮玉英青蕪黃兮瑤階生公子兮續並迎美

人連螭兮日獨與成公子至今舞下女援玉桴兮擊金
鼓聊逍遙兮適容公子不我留兮我心愁苦驅猛豹兮
駕長蚪折芳華兮登遠洲思公子兮增煩憂靈風兮神
雨下北平兮極南渚來無所兮去無處徒勞心兮延佇
日暄兮晝冥豺虎嗥兮狐狸鳴秋山空兮人夜驚思公
子兮爲民正嘉山兮嘉水草樹幽深兮石泉清矢公子
居兮永千世保我民兮在公子

三義廟碑

明 郭紘

平定州萬山中地氣高寒其神多靈去州十里許曰義

井通秦晉燕趙之衢有三義廟其神爲蜀昭烈皇帝備
關壯繆公羽張桓侯飛馬廟不知所建立居民依以爲
安凡商旅人出於下者皆有所禱至取其神之弓矢負
以往四方無不得神之祐及其歸也或以錦囊盛其弓
矢具特羊以告廟至冬之月割牲瀝酒張樂薦獻者無
虛日神可謂靈也已嘉靖十年辛卯紘有事如晉還宿
新興僕夫感異夢焉明日父老數輩遮馬請曰維廟有
石凡二十餘年土民相傳以它辭誣神而罔知所自待
先生有以碑之紘乃下馬拜於庭且進揖父老曰紘少

讀陳壽志知昭烈爲涿郡人張桓侯亦涿郡人關壯繆
爲河東人方漢陵遲昭烈以帝室之胃起兵交結豪傑
於二公恩若兄弟始曹操據鄴虎視天下三公必嘗往
來於此然廟之建豈無自也今去漢才千餘年史策燁
然俱載其事豈可以他辭誣之是必奴婢小人薰灼如
劉平龐德者知有曹衷而已也父老曰民罔克知惟先
生教之紘曰余莫知其他在昔徐州牧陶謙人傑也將
死謂其別薦糜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陳元龍孔北
海皆一時丈夫之雄曰當今立功立事惟劉使君耳至

於袁公路四世三公海內所歸以塚中枯骨儼之豈不義而然耶論人以成敗而不以義是以他辭紛紛也凡人之所以自立者義也義所可取雖夏殷之天下以湯武得之而不爲過苟所不當取山棲淵潛如巢父許由有餘樂焉乃其義耳公旣遭衰世以義出矣何者而非所取則璋之狂悖荆之我土取之孰爲非義或以是要之乃有它辭與曹操者陰賊愴狠人也平生以鬼蜮之資鼠竄狗窈自以不取漢鼎爲周文王而人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豈可以方公漢季人才孰先孔明於昭

烈顧命數語凜凜霜日不愧君臣之義而操之死也子孫滿前乃留連婢妾至爲分香賣履區處衣物然後有以斷其奸何者其生也忍於蠹國巧於殺士及垂死之際涕泣伊嚶真性乃見士可以成敗論哉嗟夫惟義不疾惟權不流於大智有以行之彼四目之矜又何足道也夫事往矣然今之人亦或有多行不義如操者覩面目於肆志之時覽是寧無愧哉可監已可監已若夫三公虎臣號稱國士雖臨難遭屯折首致命而終不踰大節人莫不以義與之百世廟祀乃人心之義有未泯也

既以復父老又爲詩系之辭曰漢左將軍師惟勤王赫
赫明明仗鉞北方英雄雲從義聲所至炎精旣燼帝命
不毗紫色蠅聲天紀是千百世未遠乃清其言畏蜀如
虎視操如鬼鄙夫紛紛式瞻有愧

重修冠山資福寺碑

明曹命

榆關羣山所環也然以名山稱者惟冠山焉古木時花
霞蔚雲興峻嶺巍峯千霄參天無輪蹄之喧絕囂市之
聲曩喆謂西方大開士意在常樂我靜因建資福寺於
上大明一統志記之其來遠矣前記亦咸可徵高流韻

士多往遊寓若呂忠肅陸文裕高蘇門馮少洲郭麓地
精廬題咏猶有存者第歲月悠邈瓦敗木蠹金軀具支
風日侵之後人雖屢加繕葺而大雄寶殿工鉅費絃皆
鮮有成郡人苗君碩謂諸比丘曰茲蓋由功期於旦夕
耳宜其弗奏功也若假之以年輪奐之美當自見矣爰
首爲捐金衆義其舉貴而冠紳富而農賈困窮而若厲
之人褐之父以金施之以粟施之以力施之凡四易星
霜功果告成遊觀者稱之以爲鹿苑鷲嶺相伯仲也先
延平府君少曾治博士弟子業於蘭若余與故上人續

雲又為方外交今日觀此實多欣怵為文以告來賢乃
 依願也矧苗君碩甄君敷以命有文章小技卑禮以請
 奚容辭哉遂記之落成禮佛輪王國俗有偈頌焉命作
 歌以代之歌曰天人師兮鬢雲鄉凝慧目兮攬八荒冠
 之山兮何崇崇松拱翠兮花奏紅有香剎兮清而幽杖
 金策兮願來遊福我國兮壽我君固金甌兮永大椿野
 禩祿兮朝逢衣矢浩劫兮同皈依

復建魁星樓碑銘

苗蕃

晉之雄州四西蒲南澤北代皆名區也而平定之形勝

首甲於東郡之奇峰九冠山上嘉玉屏尤地靈也而文
 昌之聳傑適丁乎吳當成弘嘉隆之世踵接台垣多父
 子兄弟之科肩成苗裔即真風稍歇而古氣猶存建閣
 權輿在歲已酉登龜食墨既景廼岡斗望京華葉守引
 燕雲之宿文高典冊翼軒留大泌之碑三十餘年春秋
 繼榜富貴而溢教化竟衰昆劫驚灰營室特出尤之舍
 咸池慚浴梟盧兼桑濮之音童殺狎水弱而揚波沙蟲
 見金多而射影吝寔原於總貨悔莫甚於近名奎璧潛
 光詩書遭厄虎昂泮治龍泣圭峰未之前聞至於此極

上帝曰咄非火浣其垢曷發參昴之輝欲鼎取其新始
復河山之秀乃命祝融鼓焰箕伯怒喙百尺巍峩半脯
煨燼抑柳州之所以賀而薪盡之所以傳乎蠱之象曰
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壞極而有事也革之上六曰君子
豹變小人革面蔚乎其文也值員僑夏郡侯來典斯土
昭質未虧初試干將之鐔以媿我李明府爰董是役老
成尙在羣集席上之珍攷土有方就緒最捷砥擎四柱
梯進三階簷阿飛翬棟宇跂翼居中則梓童帝座本孝
友爲化身更上則斗轉魁星向陰隲而指顧邇護文庠

遙拱宸極朝暎送青旰霞來爽璇璣銀漢倚雕甍繡闥
而可捫浮化洮江作華表捍門以相衛比之舊貫壯哉
偉觀而琬琰未鐫蓋曩屬難舉會司李王公焰千振風
雅之宗文章歸乎李杜同太守李公恒挾堪輿之奧精
神見於山川指星巒而謂瀑隱曰魁閣落成麗牲宜刻
玉立於磷緇之際雞鳴於風雨之中思永將來惟子勒
記嗚呼問野人而媿先進經歲寒而幸後凋詎能邯鄲
淳之辭恐辱石孝忠之拽耳不敢啾啾自外聊泚筆而
碑焉銘曰

側注西山天作如冠屏開玉表川湧嘉瀾高下連城跨
河之腹三派交參若揖清旭龍頭屬此文閣凌霄陶唐
風古志契儀臯昔人建閣福慧雙合伊誰云憎閣乃灾
颯今閣復成隕而再升後人爲善鬼蜮不興有覺其楹
空中噲噲登斯閣也匪徒一拜一十七世士大夫身七
十七化用章俊民星高魁斗懸臺唵吼風水陰功左宜
右有道未墜地文未喪天神之聽之慎旃慎旃

關聖帝君玉泉山靈感碑銘

明 苗 蕃

歲甲申之三月運遘陽九避亂邨居終日潛行不勝少

陵吞聲之哭會路僧搖鐸從西方來問其作緣則曰此
地近林裡有

關聖古祠今重修將告竣焉敬以香燈錢奉之聯霄感
而入夢越三日策蹇來謁見山靈巍聳古松挿天殿宇
在中敦琢雄麗有神工鬼斧之能拜瞻 聖像威凜如
生懸額殘碑尚存元人手筆而新珉卧地猶未繕寫虔
許拙撰用志將來以亂離不果老親孤子性命如絲時
默禱於帝若得生還將毋當自勒一碣應且不朽天變
奇速未逾月而言旋艱難險阻備嘗之矣而絕處逢生

昏帝所護爰鳩工鑄石就緒前矢夫帝祠遍天下凡有
血氣莫不尊親頌德銘功何能紀極獨生當炎祚式微
奸雄竊柄當許田射鹿 帝心卽欲殺曹識微知著胆
智絕倫斯時已氣蓋天下矣後陷曹營館餐金幣靡不
曲至雖刺良誅醜疑於報曹然寔聖人之權保全國母
終歸君父耳卽至華容釋曹史斷以國士之風當是時
張遼許褚諸將追隨寔處窮寇之勢剪滅朝食或亦有
所不可 帝心何嘗一日忘賊哉隆中之言曰操已擁
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孫權據有江東國險而民
附之益州天府之地高祖因之以成帝業蓋爲鼎足三
分以記此耳使 帝久據荆襄竭其忠勇終當一統紹
昭烈於高光則 帝之願也乃漢緒竟湮 帝遂爲吳
兒所中豈非天哉豈非天哉感時悲事約畧 帝之大
槩於此以見忠臣孝子仁人義士屈於時勢之難而蕭
條異代遺恨千秋俟後之野獲者一闡幽焉銘曰
高山天作名爲玉泉松濤吟雨 帝祠在焉礎稅敦雄
公輸之斧縣額殘碑元人遺古修髯丹面威凜如生神
道尚右二后在楹憶射許田帝拂其志意決殺曹氣蓋

平定州志 卷之六
天下羈旅於曹咫尺同仇秉燭待旦凜凜春秋聖人之
權刺良誅醜保全國母終歸我后華容釋曹窮寇罔追
滅賊酒恥何日忘之鼎足三分隆中所鏡絕倫軼羣武
侯起敬天若祚漢帝久荆襄統尊昭烈上繼高光於戲
炎祀四百年止先主桓侯與帝終始運遘陽九鮮遂忠
良我徂東山北畏於匡微服千里旣還桑梓將母來告
以帝所社耿耿隱憂廉孝難明鑒雪於 帝莫報生成
澗谿沼沚祇羞明信敬勒碑銘山林永鎮不知有親不
知有君在帝左右視此刻文

待澤碑

國朝 甄鏞

平定居萬山之中而河川分繞衝徒無常昔人有半田
半水九分山之嘆非虛言也前明地糧原額每糧一石
折徵銀九錢三分二釐八絲萬歷間每糧一石加銀一
錢五分七釐四毫尋復加驛站銀九分九釐四毫三絲
又加絲絹銀九釐四毫七絲順治初因丁銀缺額加地
差銀一錢一分五釐九毫四絲後又統加匠價銀四十
八兩由是每糧一石徵銀一兩三錢一分八釐有奇較
之原額實加十之四矣况乎正供之餘雜派繁興輸將

既難而催科更迫終年繁比悉索下逮於妻孥逋欠無歸貸償猶牽乎親黨所以百畝之田不值數金士庶之家半爲厮役趨勢不趨農避田如避債有以業而死者有棄業而逃者有虛錢實券而佃於人者有加之以壺漿束帛賠之以笑貌周旋而惟恐人之不我替者蓋前者數十年之間其情形大抵如斯也雖康熙初年有鄉民王本源叩

闕愬荒蒙

恩豁免然加增之銀未經少減而河水之侵日益滋憂地薄

糧重莫此之爲甚幸賴我

國家休養生息貴粟重農無微弗至故深仁厚澤遍洽山

區望風郊原蔚有起色迄今黃髮遺民遊太平之世而追敘前因或且數行泣欲下後生小子忽忽不知也邇者大憲飭查有丁歸糧辦之議但欲因地而制宜非概強民以從事憲檄周詳至明且悉詎浮議無端鄉民竦栗聞風懼患似溺如焚雖陳情以乞免實哀籲之無由於是計無所出或捐貲或用力居者有區畫之勞行者有匍匐之苦徒步齎糧兩行赴愬荷蒙藩憲大

人陶公諱正中俯察情詞大加憐憫又幸撫憲大人
阿公諱里哀洞鑒若神明沛恩如時雨諭令照舊辦理
永免更張一時榆關數百里之間歡聲振林木僉曰愷
悌君子去我萬年之累卽錫我萬年之福則亦以萬年
祝之可也抑嘗聞之古者則壤成賦而計口徵徭而粟
米布帛與夫力役等科用一緩二行仁政也春秋以後
賢君代少驅民如犬羊已有丁歸糧內暗行加重者唐
宋來食貨諸志言之詳矣我朝無事焉輒以重價給吾
朝無力役之征惟以丁銀折貢小有事焉輒以重價給吾

民仁孰甚哉又康熙五十年欽奉

諭旨永不加丁自此生齒日繁父兄弟合辦一差爲力最
省而陞富減貧又著有定例是今日之計丁居糧後也
平定糧旣重而地實磽故丁糧由舊已欣然有更新之
慶若權其所加之數而量爲末減則尤望仁人父母入
九閩而上告也夫

重修嘉山祠碑

國朝 甄鏞

湧泉亭西有嘉山行祠舊傳爲晉公子先儒郭紘以爲
卽太子申生也明嘉靖乙酉重修以後今二百餘年矣

亭毀廟亦浸頽僧正司宗印拜懇紳庶募貲改建廟貌
煥然增勝於前工竣以禮來屬愚記之愚嘗讀史至晉
侯女戎之事不禁廢書長嘆也嗟乎父子之親君臣之
義古今之大倫也而憂虞險阻至此哉夫君子小人朋
比而禍人家國也固也卽忠臣烈士一撓讒慝之鋒而
身齏骨碎也亦固也當其時若宋公若楚子事變相尋
正復不少獨一太子乎愚蓋惜夫後之君子徒知太子
之材悲其遇而未嘗稔度其心也從來天下之故起於
閨門而人情易錮之私莫如牀第之間太子而罹斯不

幸也顯言之則暴父之過曲言之則傷父之心直受之
而不言則無以動君父悔過之思而使之溢濟其亂吁
人生至此誠哉難矣觀優人施之言曰申生爲人小心
精潔精潔易辱甚精必愚故施讒自太子始宋儒真德
秀曰精潔之人惜名顧行惟恐點汙故曰易辱以節自
勵不以智自全故曰必愚蓋欲使其君一遇精潔易愚
之人而愛惜之保護之不遑也然使太子而僅若是則
太子亦悻悻自好徒以成一身之令名而漠然於君父
之情直忍人耳何以爲神神之意若曰事已已矣無可

言矣或者拚此身而冀吾君吾父之一悟乎則禍水之
狂瀾猶可迴於旣倒而社稷倉生庶得延以徼福耶故
惟張子之銘曰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斯知言矣
且夫世之以智而自全者固不如以恭而自矢也古之
人抱非常之材履不測之地常供職投間或以飲博示
無意甚者文身毀服輕去其鄉而陰綿其祀其罪未必
至死而或且以無罪顯太子諱於是謀則曲沃之行不
必見德東山之役不必見功惟庸庸瑣瑣以免青蠅之
口而立於無道之朝是亦不可已乎雖然果若是則太

子哲人也仍忍人耳坐觀君父之成敗而苟且以自容
此心復何心哉故以旣仁且強之太子而匪躬蹇蹇夙
夜於公至於無可奈何而視死如歸誠恭甚也恭則忠
恭則孝志在君父耳死生奚計哉傳曰聰明正直之謂
神未有不忠與孝而聰明正直者也况生有明德而殄
厥形死爲明神而享厥土理數自然無足疑者然則今
之重葺斯廟而加之美大也固以妥神明維風教勵人
心以承天休也豈商人之尚鬼越俗之崇巫也哉愚臨
毫遠覽悲太子之心而長嘆不已焉迺藉優人之歌而

三定州志 卷之六
翻之爲古詩一首詩曰晉宮烏烏樂吾吾失母雛烏不
敢呼瓊樹碧梧空百尺散落荒原霜草蕪朔風吹之何
太急一烏矯首獨踟躕萇弘之血千年碧鮫人泣盡盡
明珠天帝有心匪聾啞谷爾巫陽愍此孤乘白露兮御
丹鳳靈鰲負兮螯龍趨下國新城忽來往山鬼夜鳴震
蘇蘇華表亭前是耶非九臯鶴唳聞八區神魂悄恍總
不得嘉山深處靄清都瞻我晉宮無恙否佑我晉鄙永
無虞翬飛鳥革今式廓城南佳氣擁方壺馨香俎豆千
億載金馬碧雞徒虛無

記

承天寨記

唐
李誣

易稱設險詩曰干城蓋陳述公侯藩扞王室也晉東井
陘者韓淮陰伐趙之路連天作險感地成隘一夫奮守
可以當萬人開皇大業賊臣總燕師者帥漁陽雜虜喻
盟津突函谷有竊天下之志時元戎薊公慮侵軼於我
乃申命開府張公奉璋嚴戎式遏公謀包百勝雄入九
城名烜赫大戎容彷彿麟閣旣至登鸛鵲洪中頂四顧
而嘆曰虜在吾目中矣束其口扼其喉茲乎遂度地勢

籠山截谷築登登削憑憑不日而畢具繚崇牖於巖半
百雉雲矗冠小城於峯巔萬仞天削沿以樓櫓實以軍
府鐵騎千疋虎賁百計旌拂霄紅甲曜日白於是叩之
以斥堠嚴之以賞罰使見可而出逐彼者易於轉圜知
難而守攻我者難於上天則雖雲梯地道班輪再生莫
吾及矣其發石也星落乎九上之天伐鼓也雷聞乎六
虛之表飲馬也洿池可吸而竭奮力也常山可踏而倒
豈止屋振瓦飛而已哉城成帝嘉之錫號承天信承於
天也公又於黃沙嶺築德化城示懷也慕容隘築滅胡
城示威也復聯建三堡絕細逕也由是南北千里東西
兩鄉飛禽走獸不逾越矣

封白雞山記

唐王緘

夫以玉燭搖光碧落霄懸於合彩金輿厚載丹邱靈毓
於祥音斯蓋運契星躔道符天意流淳化於萬類動植
咸熙抽勝築於九章華夷景服王澤流於上龢風悅於
下故有連雲峭壁藹如画之煙嵐質異山梁翥凝霜之
毛羽是知鳳鳴沂右千年而山得佳名鶴降遼東萬古
而地稱佳號我嗣晉王珠履表異玉節傳榮廓氛禳於

中原躋生靈於壽域沉研麟史征南徒釋於三編擒縱
龍韜忠武虛譚於八陣劍橫大樹戟中小枝睦隣而將
外東征俗富而民歌栖畝矧乎三清分派九合昇壇刑
白馬以會同盟致丹鼠而忘巨猾昔歲金橋之戰勢掩
昆陽近年汜水之征威符淝上豈謂重燃興燎惡蔓蕪
滋豨跳將害於周禾烏合連羣於伏莽於時躬提千乘
途邁六晨行方結於魚麗路復經於龍墅睨蒼翠之側
於翳薈之中覩靈雉而低翔當神騏之逸足可謂練舒
皓色玉潔爭光有同於天上飛來無異於目前化出粉

赤踴竦瑩瑩而朱點雙眸霜翮秦翹閃閃而雪翻兩翅
嗣王祝之曰旣瑞世瑞時可勿驚勿畏乃虛之以雕籠
擁之以襟袂忘十步一啄之心有帝扇后禴之意若棲
於瓊花枝上皎潔爭分或飲於水精壺邊晶瑩莫認人
命此墅也稅蠲青畝山封白雉前古之越常入貢効祉
殷朝而今以晉王薦祥永光唐史緘學慙重席世奉初
筵背文總愧於色絲辭鄙應還於夢錦山唯紀事罽綿
長佐命忠勲序列銜袂時天祐十載龍集癸酉鴻雁來
賓之月十五日記

湧雲樓記

金趙秉文

太安二年夏四月余來蒞平定登城樓而樂之樓枕古榆關下建十丈旗表以五筵廣三之二窻闥軒豁俯瞰閭閻旁引重山複嶺之阻左扼土門右控大鹵太行犄之羣山迤之道京師而來歷汾晉接秦隴走雲代商旅絡繹使驛旁午車摧馬括日不半舍使人目寒而足慄悽然有去國之悲皐樂之山晉陽之泊廣陽之故道并陘之故關地古天荒岩深樹老使人心折而骨悲黯然有懷古之思若乃烟雲雨態倏忽明晦攔檻半晴野

完塊雌蜺半空雄風千里絺紵以清郊鄠汗泚秋空月明飛光皎楹爾屋穿漏我居蓬瀛雪漲千山北風其寒我纒而溫爾縷其單觴於斯詠於斯會賓友於斯其亦有思乎古之君子內淵靜而外昭曠淵靜則悔吝不生昭曠則不蔽於物其於居室也亦然爰與之處淵如也高明之居曠如也淵靜所以存神昭曠所以知政靜以養恬動以應物萬變之來了然吾胷中而不惑茲曠也砥其所以爲達也與

土風記

元呂思誠

輿地有書其來尚矣九邱雖逸而職方氏所掌亦未嘗
廢此州地當衝要實古名郡山川民物泯莫可考豈非
闕典歟國人皆曰可志愚按平定古并州之域也三卿
分晉地入於趙秦屬上黨漢曰上艾屬於常山晉及魏
改屬樂平樂平漢汝縣也後魏改上艾曰石艾隋初屬
遼州大業中割屬并州唐復以屬遼州又屬受州受州
廢還隸并後石艾爲廣陽徙治榆關宋初用兵攻河東
首下之遂升爲平定軍以樂平隸熙寧七年廢遼州省
平城和順二縣入遼山縣以隸軍元豐八年復遼州縣

還舊隸金大定中升爲州今爲冀寧支邑而樂平隸焉
樂平東南六十里古受州又名賽魚西北三十里承天
軍東北九十里廣陽西南八十里葦澤縣故關東八十
里廣陽東五里古上艾地冠山嘉山西八里蒲峯獅子
山西北二十五里白雞山東北二十里晉主嗣昭過此
獲白雉因以名之黑水嘉河源在嘉山嘉河經於城中
桃水下入澤發澤發一名阜漿暨懸泉俱在承天軍閑
閑有懸泉賦流杯池城南二里許閑閑修禊所也介之
推妬女祠在懸泉上唐高宗幸汾陽道出妬女祠下者

此也或云之推妹也英公廟東十里礮石村李勣嘗爲并州都督有惠愛故立之又曰本殷公也開山亦嘗任石艾長宋祁修唐書避宋宣祖諱易曰英韓信廟在故關牛相廟南十里牛相不知年世過山下卒四賢堂在州治東北城隅宋曰思武金曰湧雲今閑閑趙公文獻楊公遺山元公敬齋李公遺像在故名之也州之境東距井陘一百里西距壽陽里與井陘相若孟縣北九十里遼州南一百里東北至京師一千里其土瘠其民勞其俗樸而質其風慄悍尚有陶唐氏之遺風乎

重修崔府君廟記

元揭傒斯

平定州古上艾距州治東三里曰長樂坊有崔府君廟敕封護國顯應王不知何代賜也俗傳廟建自宋宣和間重修則金泰和間也州里遠近之人疾厲瘡札水旱災害凡禱於廟者輒應猶谷之於聲形之於影斷斷然必著者也至正初元自春訖夏六月不雨境內土龜拆禾稼殆稿民嗷嗷承務郎同知平定州事保保字國卿召僚屬告曰我輩有此土之寄而坐視其旱穀不登上匱國家賦入之儲下罹民人飢饉之苦可乎乃於是月

丁巳齋沐如干人免冠跣足走廟焚香羅拜禱於像前
明日雨大降不淫不縮折者以合稿者以蘇敷敷者而
懌懌也月禾或秀而未實或實而未堅猶顛然望一雨
之至而弗獲也復禱於廟如初禮雨亦如初降秋乃大
熟家獲戶斂公無逋租私有露積明年春父老相謂曰
吾民飽德而樂此者伊誰之賜也遂命州人張淵以狀
來求文以紀州牧之德以彰神王之靈詩云豈弟君子
民之父母彼有司者其能爲民之父母矣禮云禦大災
捍大患則祀之彼神明者其能救災恤患矣雖然苟神

之靈非誠之至不感也苟誠之至非神之靈不應也神
之靈矣誠之至矣斯可以言感應也按府君者祁州鼓
城人父母禱於北岳而生府君唐貞觀舉孝廉仕磁州
滏陽令晝理陽夜理陰一日與楊叟奕罷見黃衣執符
言曰上帝命以玉珪玉帶冠衣召赴五岳衛兵百餘人
拜畢奏簫韶之樂又取白馬至府君命二子取紙筆曰
吾將去矣遂書白字以逝世傳以爲白字碑安祿山叛
上夢府君見曰駕勿別往祿山必滅矣駕還闕立廟封
顯聖護國嘉應侯武宗天下大水禱之卽止封護國威

應公真宗時封護國真濟王今因求記故併著其事以告邦人抑使後之爲州牧者知所敬知所法云

重修平定州城記

明李念

先王建邦設險城者所以防民域衆禁暴衝亂之憑也故城復於隍爲易大戒城邢城周城虎牢凡二十有九春秋必謹書之聖人之意微矣近世以來上者恐傷費而振勵不舉下者樂因循而興作是憚况省費好逸者民之情故亦難於謀始焉海內承平日久城廢塹湮郡邑罔不若是平定者晉之東鄙郡也卽山爲墉四面天

險車不方軌羊腸巉岩行百里許出故關達畿內井陘郡實三輔之蔽也要害衝劇爲晉首稱故有上下二城上城僅三里內設官府庫獄頗劇高阜下城九里餘軍民處焉約數千餘家顧歲久頽敗樵牧行道緣罔警創恬不爲虞嘉靖辛丑北虜率衆寇雲中入鴈門及會城旁掠屬邑遂至平定殘擄聲勢人不自保携持妻孥入上城避狹不能容復有逸入山者則多罹荼害不測之變無備之毒也傷夫虜甫退分守大叅文安肅庵王公行部至郡扶傷勞來號於衆曰虜情變詐疾若風雨汝

民素不知兵所恃惟守守在城池今虜薄城下城廢不
守其何爲命復謀於郡之士夫白東泉諸公咸以爲茲
民命惟公是賴公毅然以爲己任於是相形勢以卜基
選才官以督役量家籍以集衆毀淫祠以聚財廣遴揀
以鳩工懸賞罰以示信計程力以約期官民協心版築
俱興公躬罔憚勞月閱視者三四壯威武則雄樓櫓通
溪壑則構水門嚴啟閉則固城圍防奔突則深溝池始
辛丑秋九月越明年壬寅夏四月告成計工而備度材
而取積漸而成費不出於帑役不勞於民罰不科於罪

民莫知其所出公亦不知所從出旣報成工公視喜甚
復以地利不如人和匪人曷守設民兵數千以爲守具
仍選才能驍勇有智謀者孫昇等八人爲之總教視約
束愚民莫省尚爲病也歲八月虜再深入視辛丑歲爲
甚百姓趨走據險依法以待有吞胡繫頸之思虜不能
入民悉安堵始感公生成罔極之恩無已僉憲東泉白
公思誠白泉白公鎰少叅山泉郟公元洪謀於念弟正
郎愈曰肅庵王公之官於晉也百廢俱舉晉民咸有寧
宇平定固其被澤之深者勞莫大於安民功莫偉於捍

平定州志 卷之六
患恩莫切於報德伐石紀功以慰民望惟我士夫之責
乃屬念爲文以記重不忘本記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
山川邱陵也國險城池關隘也兵險干戈弓矢也人險
德義法度也天險在時制地險在形勝國險在高深兵
險在鋒利人險在心同肅庵公之築斯城也五美具焉
智以始之仁以馭之公以服之信以期之嚴以制之服
能謀而守之故諸險備而民命全也詩曰樂只君子民
之父母王公之謂乎公以名進士爲侍御按中土風采
懋著擢蘇守擢兵備均田破賊動皆奇中可爲世法至

今蘇人思之不忘平定城者公之遺愛餘澤也公亦罔
有功焉則所謂甘棠仰止沒世而不忘惟我民感報之
情後之補葺防範無陸公之遺者則又於良有司是望
焉公諱儀字克敬肅庵其別號云

重修上城記

明 白思明

平定上城最古地郡名榆關考之州志云肇自漢將軍
韓信伐趙下井陘時駐兵於此而築斯城以榆木塞門
肆號榆關郡焉其城之地脉從冠山嘉水來至是磅礴
爲陵因而城之觀元遺山有冠山移得近城頭之句可

見幅員三里許高十丈餘州治倉庫布按分司建於內而嘉水走乎其下登斯城也遠視羣峯環翠俯瞰河流曲屈千房萬井煙火相接行商居旅輪蹄旁午足以暢心志而遠視眺壯哉一鉅郡也歷千餘年州人賴保障焉民到於今受其賜仰其名而不替景泰庚午訛傳有驚迫甚民心惕焉罔措初欲逃匿山林巖穴卒依是城保其無虞歷歲既久多致傾圮狐兔之迹交道儀封吳公賢宰二河綽著聲稱巡撫唐公具卓異政蹟以聞上賜璽書褒之弘治甲寅擢守是郡越明年政通人和巡

撫都憲顧公巡按侍御邊公復有旌擢之舉自是藩臬勸獎殆無虛歲今戊午春政暇環相其城以修復垂久爲已任適撫按移檄董之乃謀之二守邱縣李公時節判壽州張公瑀吏目平涼陰公順同寅協謀乃役力於民採材於山五丁朋一夫十日遞一班不竭民力不殫民財自春二月始工戒以勿亟民乃不疾不徐不告劬勩不妨民業夏四月工畢矣於是卑者崇缺者完薄者厚四角有樓十步有舖環列有磚磔奐然完好矣是城之修例宜軍民互出其力今不勞軍民而厥功告成巡

按直隸侍御田公特命侔持禮獎勵之其他善政不能備書營庄耆老崔友輔作倡偕同張友厚等謁余請紀其事余已詳其巔末於前矣竊有告曰士之仕也貴實心愛民建悠久之業垂無窮之澤以永其譽愈久而不能忘也觀吾州上城自漢韓信創築之民心慕之稱之如一日今中州吳侯復修增拓之垂之悠久吾民之心豈不以慕韓信之心慕吳侯哉俾後之嗣守者修葺之庶斯城之不壞使後之思今亦猶今之思昔也設或拂民情以從已之欲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玩時愒日惟圖身家計不爲民生計視吾吳侯建悠久之業而澤及於無窮者其賢不肖相去豈不甚遠哉後之視吾記其亦有感焉

徙建龍神廟記

明 白 金

龍水神也能興雲致雨變化不測故尊之曰天其實一物而已土人曷爲而祀之祀其成百穀也初廟在三交村南嶺上齋廬敝朽丹青剥落每四月一日鄉人醵錢爲賽颶風輒作聲極怒號如不受其享者宏治戊午先考朝列大夫逸齋翁知神意之有在也於是卜地率居

人史璉輩虔一廼心建其廟於馬嶺之麓而新之繚以垣墉樹以松檜祀之日天氣清明山意爽豁神之胥悅無復昔日風狸之恙自是歲熟而人富纖毫皆神之賜也璉子俸恐歲遠代遷過佚前人光進曰惟茲役基命惟逸齋翁我先人克棐傾用成厥終事重且艱弗樹石用昭厥後罔聞知弗克供祀事先生識之哉毋讓予曰吁來爾俸予惟教爾祀神之道爾其敬哉夫龍天尊神也爲我土福舊矣奈何頃年以來歲稼未熟冰雹爲沴豈神不靈於疇昔耶抑人心滋僞於今日耶惟鄉先民

無浮湛無譎詐無滌惡肆天休滋至地方用寧百穀用成神之靈固也惟時後人弗靈承於古凌轢孱弱攘竊忝禾誕肆不道肆冰雹歲至地方用不寧百穀用弗成謂神之不靈可乎俸唯唯請書於石以儆後之爲惡者

重修平定州學記

明楊思忠

平定州學弘治壬戌儀封吳侯嘗拓舊基而廣之規制詳備迄今七十餘載督學河南王公碑記可考萬歷二年磁州楊侯來守是邦謁先師廟見堂廡學廬俱圯壞乃喟然嘆曰異端無益世道寺觀增修趨赴者衆孔廟

學宮弘化之地也廢墜若茲顧可置而不問耶遂捐俸
資若干圖所以崇飾增修會巡撫安肅鄭公過郡諸生
白其事公爲之允乃發公儲餘貲三百金以佐其費由
是士夫之達禮與富民之知義者因而風動泉布雲集
鳩工興役乃修文廟七楹東西廡各二十楹戟門三楹
櫺星門三楹明倫堂五楹齋房十二楹折故易新視舊
倍十之五以啟聖祠基宇隘遷於明倫堂右鄉賢各宦
列於戟門外東西相向各三楹又增神庫書廚各五楹
其射圃公廨號舍悉次第更新之丹堊掩映郡之人士

遊觀咏嘆而文教翕然益興工始於萬歷二年春落成
於萬歷四年秋於是學正青縣潘君與其僚友暨二三
庠彥徵余言爲記余惟古先聖王育才養士各有其學
而士之於學游息歌詠未嘗使之暫離於仁義之言禮
樂之道耳聞目擊躬行力踐涵泳陶鑄以至於成德達
材然後內以淑身而外以待夫世用一旦出而任乎天
下之大生民之衆養之既有其素而思之沛然不窮迨
乎世運叔季雅道陵夷先王之學政廢而不講鯁生下
士剽竊記誦逐時好以干名位而治道人才遂不敢望

虞夏商周之盛在漢則文翁之守蜀大造學舍以禮讓
爲國而蜀之學士遂同於鄒魯在唐則常袞之治閩開
設鄉校以儒行獎士而閩之人才至比於內郡傳曰學
不可廢教所由興世之俗吏大都以錢穀簿書爲急務
於風俗之本王教之端乃視爲彌文惟茲楊侯不牽於
俗不謀於衆繼軌文翁邁迹常袞簡冊書之垂千祀百
世而承以不磨雖然今皇帝崇儒重道超越百王向者
聖駕視學嘉惠孔族優渥文臣天下之士感激響風無
不刮磨爭奮思以自見於世夫蜀之於漢閩之於唐皆

華服遠州得人振作則俗用丕變余郡乃畿輔近地王
化所及率先霑被吾黨之士遭時致力合志同方上有
弘文之聖主下有興學之良牧居有常業食有常廩相
與討論四代之治具講明六經之法言復古道變今俗
余於是望之楊侯名梓號樓賓嘉靖甲子鄉進士滄陽
世族廉靜寡慾愛民好士爲今之良吏云

平定州公廨記

明王宁

平定州在禹貢冀州之野古太原之地并州之域也粵
自秦人罷侯置守不知屬名何郡漢爲上艾縣後魏爲

石艾縣唐爲廣陽縣五代因之至宋下河東以廣陽河東衝要之地及先克復乃置平定軍因而改廣陽爲平定縣金大定間始升爲州其所由來尚已迨元朝入繼中國沿襲舊稱百有餘年故爲郡爲鎮世代各異隸此隸彼復無常制丁前元之季方鎮尚強互相吞噬兵連禍結罔有寧日是以郡城舍宇殆無孑遺爰及大明革命率土皆賓兵北渡河所向風靡蔑如也然後選擇循良撫綏郡邑兵不離境民庶帖然我平定程侯宗道同知鮑公原亨吏目喬公惟德披荆棘立州治不事苛刻

政尚簡易撫民庶不惡而嚴待賢士大夫恒而有禮勵精求治去華尚實曾未越月四民景從信乎孔子之言曰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越明年政緝民和百廢俱舉乃卜公廨於城之艮隅土燥面陽之北卽其故基而構修焉凡輪材運甃效功獻技民之營之若家私焉不踰兩月告厥成功故居官府有廳集公吏有曹儲貨粟有廩宿上官有閣又起傳舍於傍以候過使明不妨政也復構六賢堂於城陬以尊民望營官舍募民居以省民勞若夫尊前賢以勵後尚賢也悅近民以懷遠愛民

也愛民仁也尚賢義也以仁義說民則民說而誠服故以之興役則忘其勞率以犯難則忘其死若侯等可謂得民說之先務也後之牧守者能繼其志則能嗣其政矣公廨有記豈徒然哉於是乎書

昇中鄉新廷大王廟記

明黃廷綬

余世居昇中鄉循北麓一舍則古孟邑又西北爲藏巖昔趙莊子客程嬰公孫杵臼所藏趙孤兒文子處也史稱下宮之難藏諸袴中索者至以勿啼而免余榻藏巖碑爲金大定間蔡州防禦使智楫撰楫稱廟之西側壘

石環堵石溜灌穿彌縫而合晦迹仍存廟二東巖石之鑿靈泉涓涓禱者注勺水竊神小像負之霖雨隨之猶若當時負而走也夫文子者韓獻子所請而續趙宗者也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爲晉國賢臣吾宣尼猶取焉辛巳歲余從里中父老走藏巖拜祠下依留不忍去乃聚而謀祠於昇中里東山之址余因捐田一區祠焉方廣六十丈貌神其中春秋拜禱而爲之記夫趙遺孤事學學甚奇終遂大業天所贊

也經今千餘年人猶竊負而求靈貺應答如嚮非神之靈赫然猶在哉祠成爲記復諸父老父老曰我農夫也唯知俎豆莘莘祈豐年而已遂勒石

濟川橋記

明郝天成

川有梁所以利涉也君子澤物之心惟恒久之圖而一時勞費不計也故曰不一勞者不久逸不暫費者不永寧此理之常無足異者且天下事逸於勞而寧於費者往往皆然豈祇橋梁然哉平定在太行萬山之中東接畿甸西連秦隴實形勝襟喉之地有上下兩城一建於

西南隅岡上卽漢韓信下趙之故寨其一綬於東北原下卽宋太祖所築之新城也去城不半舍許有山曰嘉山嘉山之麓有水曰嘉水自西而東經上城之趾注下城之腹當闐闐通衢之間不但商旅之旁午而星軺驛使之往復亦無虛日按郡志有石橋曰濟川不知廢自何時其後吏於州者率皆玩愒時日因循故常苟便速集梁以土木旣而不旋踵而圯於涌水者亦屢焉當夫夏秋之間霖潦湍悍蹙遽之間工力難措則乘者憚其墜行者畏其沒雖咫尺之易如蓬島之難用是公私告

平定州志 卷之六
病久矣弘治甲寅春儀封吳侯堯佐自三河令擢守平
定下車以來百廢漸舉凡諸興建不要近利而懷永久
計故不三載而政成事暇之日乃欲斥大其規模而興
新之相與謀諸僚案計諸工用以在官之錕幣羨餘特
請於巡撫藩臬爰方鳩工斲石先屬之吏而間亦躬視
焉工始於壬戌春三月告成於秋七月高三丈縱二丈
橫半之護以欄楹飾以表望壯麗堅久備極工巧然後
乘者安行者肆若履周道無復向日危險之虞矣其惠
不既廣且遠哉夫以數年之廢不數月而成官不告乏

民不告勞茲豈易易者耶落成之際適余有西蜀之命
便道過家之翼日凡吾州縉紳士夫與里閭之耆老故
舊呂遂張友厚王斌張安輩咸以狀請記予惟除道成
梁著之夏令固王政所先也矧吾侯之政治官如家視
民如子其可書者不特此一事耳故不辭而記之吳侯
名賢堯佐卽其字云

重修平定州守禦千戶所記

明曹命

命嘗觀紀事之史矣秦將王剪漢淮陰侯韓信唐相裴
度五代主劉暉皆統大軍駐於平定蓋地當燕趙之交

實一要害也我太祖高皇帝遇元大亂天戈一揮底定
九有於此猶有憂焉爰爲建守禦千戶所聖慮宏遠矣
按前記所建於洪武初至朱武德公竹軒時再修之迨
今又傾頽武德公瑞宇竹軒公之冢孫也適視篆思繩
祖武乃謂同寅曰吾儕不得晨夕同晤言同從事者匪
以所傾頽故哉茲將一新之凡我同寅相勸恒於斯相
規恒於斯韜鈴之闡恒於斯弧矢之習恒於斯於吾身
心其裨益匪淺矣庶以守則固以禦則勝無負吾職乎
否則何以分聖君九重之憂徒足貽吾宗九京之羞諸

公以爲奚若同寅咸曰敢不唯命瑞宇公首捐一年俸
金諸公皆繼而捐之於是集陶人工人計材之多寡預
付之值不旬日輿載擔負者巍然山積於前卜吉旣獲
則經營之公戴星而往戴星而歸親董厥事凡五月而
告成輪焉奐焉誠一壯觀矣亭一曰思補堂一曰威遠
左有廡曰聖駕閣有吏曰亭卷局房右有廡曰巨盈庫
有百戶所卷局房中有綽楔一曰正心身有重門曰儀
門其右有獄儀門前榜曰守禦千戶所合之二十餘楹
中有古槐踈々落落菀菀可娛目也諸公嘉其成乃徵

文於命命固諸公素所併矇者何敢以不文辭爰詳記
且願以言其一得焉夫慎終如始則無敗事茲蓋始之
矣永肩一心期以有終則所之新於今日者當百年如
一日德業之進浩若決江河孰能爲之禦金湯乎四海
禦侮乎八荒特易易焉耳命老矣猶冀諸公受天子之
寵命鵲印纍纍紫綬若若也如曰姑足以注一時之耳
目恐非所以自期也非所以慰國家也非所以嗣祖德
也望以慎終勗旃

重修城隍廟記

明郭紘

郡城凡二日上城州治在焉曰下城城隍廟在焉廟有
志修自洪武中至成化中郡守吳侯稟復修之此至是
凡四十餘年又復圯壞前州守多故不及修治益復圯
壞嘉靖二年癸未神降於廟巫覡雜言廟廡不治無以
安厥靈若曰耆老苗全義官徐聰馬文玉蔡廷琚王鸞
若等皆民之良蓋爲修葺之衆懼方祇承之明年神復
降言若不爲理且將有譴自是時時降於李姓覡者被
髮裸貫鐵鎗於口奔往里閭中曰凡四五多言渺茫恍
惚事州人益惧衆始聚相厥舊廟其功甚大乃各相誓

誠曰必矢乃心力以虔誠求成厥功俾神有寧所民亦
永綏之又明年甲申載厥工其經費材物請出於民其
為役工匠以直備之無取於公百姓響應各蠲所有以
助其役舊為制堂五間前門三間儀門三間門有角門
堂有阼階有東西廡有後寢室東有燕居凡若干間皆
撤而新之又為齋堂牲所於東次又若干間丹鉛藻繪
煥然鼎新其為材加舊之十三其為石加舊之十五其
瓴甌則加舊之十八九其鉛鐵髹彩丹堊之類倍之工
役之值若食不與焉嘉靖七年戊子乃訖工先是有博

野人馬會以母病許鑄神銅像比至是亦成起民瞻敬
衆乃聚曰始見役之大矣無不恐懼惟愈恐懼乃亦克
終厥事盍相於落成以嚮告神既擇日月又復聚謀曰
茲役也豈可無傳乃為石具禮於東郭紘丐為記之衆
諗曰是惟神靈乃有以糾衆力是惟民誠乃有以出衆
材匪惟耆老全勤於所事日夕不怠亦無以成厥功全
亦言素多感鬼神事故不敢不虔敬乃能成功然夫神
屢降亦固有之乎紘曰信固有之也昔周內史過言國
家興亡必有神降之以為禍福自三代皆然故重黎民

世官以主神夏禹鑄鼎象物以絕神奸蓋固有之也曰
今則何如紘曰亦惟之人焉耳齊民中正精深和惠聲
香之德足以昭福貪冒苟邪淫泆荒怠汗穢之德足以
昭禍今夫神代有祀典其非明神也耶奄然屢降之亦
足以觀政布忒矣况民信之如流水其神之志也乎夫
神也者抱明而負幽者也人抱明而抱幽者也其
爲物殊而理一者也自衰世匪道而惟神是聽失人神
之和遂有奸政慝義人神雜糅以逆其理世亦罔不以
亂隨之然觀今閭閻人民行事豈不悖哉邪害正強暴

弱淫誣善甚者悖德亂倫圮族奸政類號爲士夫者溺
焉風靡靡矣人有不得於身者叫神籲天而淫邪之鬼
亦得以行其私以擾乎民吾乃吏有所避而滑之以干
明也乎不然民神之主也若之何其相糅也孔子謂有
司之事治民事神惟民淫矣而神罔不福是神不蠲神
擾矣而人罔不黷是政不平政不平則稗神不蠲則奸
皆民上者之事也其神何所依懷而民事豈不益忒哉
曰然則爲政何如紘曰爲政者必禮教禮以防淫教以
明政淫防則民義政明則神道神道民義則不二不慝

皆政之紀也故曰吏以貞事以經人神寧先明亦有言
柔和萬民億寧百神蓋此之謂矣

八蜡廟記

明喬不字

平定舊有八蜡廟在州郭門之東屋室垣墉歲久圯壞
弗稱揭虔意大梁蔡侯重夫來守是郡謁境內應祀之
神顧瞻而嘆曰邦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蜡祭者重農
祈穀之美制可恬然視弗加念耶是誠在我不可以緩
乃親往規畫庀工鳩衆耆老尚義者董其役以司出納
凡百需給備具罔有匱乏閱數月而告成爲正堂三楹

龕如其蜡數左右廡凡六楹拱以中門繚以周垣規制
隆然而起頓改舊觀於是州之人士請余文記之嘗考
諸載籍伊耆氏始爲蜡蜡有八先嗇一也司嗇二也農
三也郵表啜四也猫虎五也河坊六也水庸七也昆蟲
八也蜡之祭也主先嗇大蜡之時索鬼神而以十二月
合聚萬物勞農以休息年不順成則八蜡不通先王立
法仁之至義之盡所謂三時告勞一日爲澤者歷秦漢
唐宋以來代有其祀至皇朝尤崇是典祀之京邑祀之
邦國祀之郡縣著爲令以式天下報本追始之義大矣

哉但吏於土者往往靡知所重以爲祭非所先者謂之
慢以爲非所當祭者謂之庸慢與庸因仍相襲其廟祀
之廢也固宜夫幽明一理年數豐歉之祈水旱札瘥之
禱禮樂具於此休咎徵於彼受斯民而牧之者其可忽
諸蔡侯今茲之役非徒爲觀美以要譽者亦非俾吾民
諂事以干福禱罪如他淫祀之爲者蓋將推廣國家事
神重農之本意以惠養黎元其志不亦可嘉矣哉然此
特其善政之一耳方來復有大焉者尚當特書之是爲

記

